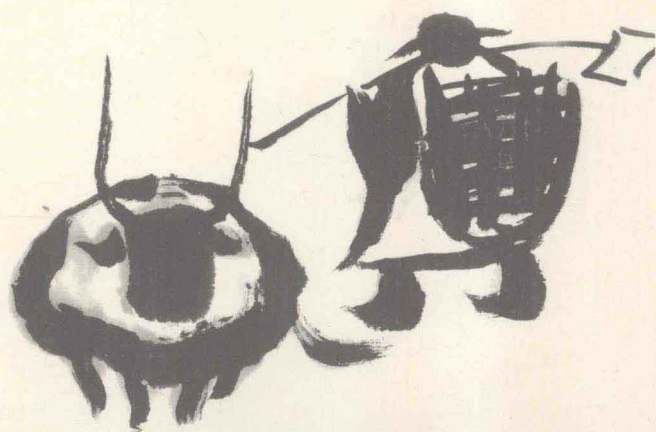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人的农具

杜怀超 著



乡村书系列 /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农具 / 杜怀超著. — 乌鲁木齐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1

(乡村书系列)

ISBN 978-7-5469-1484-8

I. ①—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6580 号

策 划 王 族

责任编辑 王 族

插 图 范宏亚

封面设计 唐梦颖

一个人的农具

作 者 杜怀超
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
邮 编 830000
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
发 行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1484-8

定 价 26.00 元

谁能够听到农具的呼吸

石岸

我时常想,时间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?那种存在的虚无或者虚无的存在,终究会向这个世界指出一个什么样的真相?据说卡夫卡临终时欲将他的文稿付之一炬,我想他是否在借助火焰来消灭一种真相?或者用这种方式将他内心的绝望和文稿一同化为灰烬?在这里,卡夫卡也同时借助了一种时间的刻度。他认为生命的终止与火焰具有同等的意义,一切都会在时间面前戛然而止。我以为卡夫卡是一位伟大的智者,因为他看透了时间的冷酷面孔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在时间面前已经不复存在。即使是消失的世界,仍然有人去缅怀、去追忆。普鲁斯特就是一位敢于和时间抗争的艺术大师。他坐在黑暗的斗室里,眼前一定重现了一个昔日的世界。哮喘病、噩梦、疲惫……都统统阻止不了他对时间的追忆。他的热情源自什么?我们也许不得而知,但是我们早已感知到了一种文化的力量,或者一种精神上的信仰。

近日阅读青年作家杜怀超的农具系列散文,我仿佛被时间巨大的光环所笼

罩。在他文字构筑的时光隧道里,我们被一双手所引领,哗哗流淌的时光之水穿过我们的躯体,快速消退。被岁月累积的泥土从我们的头顶上纷纷剥落,我们似乎看到了史前的时间镜像。它们由石斧、碓、箭矢、灰烬、树皮等组成。它们是史前的兵马俑。它们队形纷乱而又齐整,突然在一个雨后的清晨呈现。我们猝不及防,心神恍惚。在时空组成的殿堂里,是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?如果时间能够碎成粉末,那么一条河流的存在,到底是真实还是谎言?怀超是一位性情极为真实的作家,他审视或端详一件农具,神情多么专注和认真。我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,认识了它们,它们是碌碡、石碾、磨盘,甚至是蓑衣、檐灯、连枷……这些时间如此久远的事物,这些被日月反复销蚀的事物,已经被一双年轻的手执意地打捞。时间已经将一枚月亮沉入水中,他躬下身子,仍然在执拗地打捞。不是祭奠,不是供人赏玩。他仅仅是让读者省思、让我们逐渐冷却的血液再度奔涌。晚风拂面,我们麻木的手指在抚摸那些农具时似乎有了暖意或热度。我们由此看到了碌碡粗粝的纹理在闪烁着历史的光泽;我们由此看到:“在昼与夜中,发出持续不断的光芒,照彻乡间的夜晚以及夜晚中劳作的人们”。

我时常想象怀超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境中,去完成那些充满激情与诗意的文字的?也许我们无需去寻找什么答案。在他居住的地方,流淌着一条古老的汴河。难道是这条河流给予他一个灵动的大脑?我愿意这样想象,夜幕降临,隐约的水光将持久地映照着一个瘦弱而又坚毅的身影。在这样的时辰,怀超也许更愿意将自己沉浸在那些遥远的农耕时代。咿呀作响的牛车、来自泥土深处的犁铧的喘息声,自然就会在他的耳畔响起。于是,他身上的血液沸腾了,在这个静寂的夜晚,他“仿佛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,听凭那些需要他的事物的呼唤……”(里尔克语)。当他清醒地回到现实时,他可能已是泪流满面。作为散文作家的怀超,他要思索的是人类与大地、泥土的关系。追忆与感恩,缅怀与省思,也许是他一切文字的题旨所在。

也许有人会问:怀超为什么不知疲倦去书写那些农具呢?它们已被现代文明

所淘汰,我们有必要再去面对它们吗?我一度也有过这样的困惑。但是我最终明白了作家的良苦用心。怀超极有耐心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农具,甚至是它们的性能和制作过程。这时候怀超似乎就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工匠。他用一些惊人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失传的手艺。这是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,他难道不是在唤醒一个民族的记忆?我相信,那些陶罐、那些器皿正从某个幽暗的角落里呈现出来。它们的身上被重新涂染了一层明亮的釉色。它们被一双手托举着,向上升腾着……

怀超的文字是温情的、率真的,同时也是诗意的。请看《镐》中开篇的文字:“一只铁镐从我的身体里伸出来,从幼小的芽开始孕育、发芽、长叶,一点点地长大,从遥远的村庄,依稀的梦里启航,抵达我的头、我的胸口,越来越大,渐渐超出了我的身体领域,硬是要从我的身体里跑出来。褐色的铁,黄色的柄,栖息在时间的旷野里,奔跑在高低的山岭间,铿锵的生命里,我看到了阳光点燃了木质的光,铁质撞击出的火”。再请看《锤》中这样的文字:“我垂青于木锤,因为金属的锤过于刚烈,浓缩着昔日的刀光剑影、金戈铁马;而木质的锤充满着人间烟火,乡间的温情。沿着木质,你会找到温暖,找到温暖的岁月”。怀超的散文叙事已经有了质的飞跃。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方式,而是进入了或者说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。他的才情和悟性将会在一个更新的层面上得以展现。怀超写的是农事,但是他的审美理念却极具现代意识。评论家李敬泽说,文学审美观的问题,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世界观的问题(大意)。我始终倾情于这样的文字:多元、模糊,而又从中透出灼人的光亮。这是现代散文的写作极致。一个充满智性的叙事时代已经来临。那些飘浮的、杂芜的、矫情的、没有血色的文字被读者所抛弃,将会变得不可避免。而怀超的文字之所以被读者所接受,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深思吗?

怀超的散文写作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。比如他对人与物所描述的精确、到位;还比如他对细节的极力探寻,以及他向我们述说的一个个温暖、感人

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都和农具有关,都和一个人的成长史密切相连。祖父、父母和姐姐,是他散文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。这说明什么呢?这说明他是一个知道如何感恩的写作者。不光是向父辈感恩,他还向大地感恩,向他的农具感恩。这是农具寓意的自然延伸。试想,我们的人类从刀耕火种一路走来,那种艰辛,那种不屈,那种信念,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要秉承和拥有的吗?这正是怀超写作农具的现实意义所在吧。

怀超的写作是一个人的战争,他的对手只能是他自己,他所有的农具都是对他自己生命的摹写,是他人生和人性的观照。事实上,他写农具就是在写他自己,中国农具的命运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命运,它是大地的缩影,我们可以从他许多的篇章中寻找到这样的明证。一块磨刀石,一只草鞋,或者一个石碾,也许都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出现过。它们就是一个民族的成长史,风雨如晦,暗霜铺地。泣血的日月里,人类怎能没有一段壮美的往事呢?狂风呼啸,大河汹涌,纤夫脚上的血迹,怎能不镌刻在我们民族的诗篇里呢?从某种意义上说,怀超就是一位纤夫,他躬背前行,大地上就必定会留下他坚实的脚印。他始终行走在他父辈的故事里,他一直参与他们的农事,和他们一起流汗,一起编织箩筐,商讨农事和编织的技巧,在田陌中耕耘,扬起牛鞭,又轻轻地落下。他心疼他们的老牛,因为老牛和人同样都在负重前行。他当然更清楚那头牛是他们全家的福祉和希望的所在。

让生活在城市的我们,随同怀超打开那道通往乡村之门吧。歌哭与悲欢,爱恨与情仇,也许并不仅仅是属于农事的,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探寻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源头。《油布伞》是一首温馨的歌,他写道:“在自然之外,父亲也是我们的油布伞,呵护着我们的成长”;《木桩》是一个巨大的隐喻,他在开篇就告诉我们:“木桩是一个村庄赤裸裸的动词。从字形上看,两者是否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暗示”?《马灯》是一个光照古今的寓言,他写道:“这就是马灯的光芒。昏暗的火苗,将一粒光持存于黑暗中,哪怕雨水侵蚀,灰尘污垢袭击,纵然锈蚀不堪,也能在风起的日子,呈现出一丝光亮,让黑暗找到光明,让寒冷找到温暖”;《土碗》可能是一个传说,我是说

他向我们述说的一个故事,一个有些哀婉与凄怆的故事。我们被一个名叫李大根的人所打动,这个来自底层的男人,虚拟而又真实。因为怀超向我们道出了一个惨烈的令人扼腕的真相,并且这个真相在历史与现实中都一直在上演着,只是许多人都熟视无睹。是的,在这个世界上,到底是谁让我们的心灵一天天走向漠然,走向麻木?限于篇幅,我只好就此打住。写到这里,我的脑海中突然涌出这样的一个念头。请问,谁在和农具私语?谁能够听到农具的呼吸?是写作者吗,是我们吗,还是苍茫的大地?

2010.04.28 写于洪泽湖畔

目 录

1/ 谁能够听到农具的呼吸

1/ 铁器篇

2/ 镰

5/ 犁

8/ 刨

11/ 铍

14/ 耙

17/ 镐

19/ 锄

22/ 锤

25/ 楼

29/ 草木篇

30/ 木锨

34/ 连枷

38/ 草帘

40/ 纺车

42/ 木杈

45/ 独轱辘车

49/ 牛笼嘴

51/ 棍

53/ 木屐

57/ 牛鼻杓

60/ 牛轭

62/ 太平车

64/ 牛鞭

66/ 木桩

73/ 石器篇

74/ 碓

78/ 夯

81/ 碌碡

84/ 石碾

87/ 磨刀石

89/ 牛槽

91/ 石磨

95/ 水具篇

96/ 蓑衣

98/ 檐灯

102/ 油布伞

105/ 洗衣槌

108/ 葫芦瓢

111/ 辘轳

114/ 水缸

116/ 斗笠

119/ 烟火篇

120/ 麻绳

123/ 箬子

125/ 油絮子

126/ 窝篮

130/ 筐箩

132/ 马灯

136/ 捻柁

138/ 粪箕

140/ 火缸

145/ 风箱

147/ 簸箕

149/ 斗

152/ 竹篮

157/ 土具篇

158/ 窖

164/ 坯斗

170/ 牛粪拍

173/ 粪桶

175/ 泥瓮

178/ 土灶

181/ 草鞋

186/ 陶罐

189/ 土碗

195/ 农具:中国乡村的兵马俑

铁器篇

一个人的农具



镰

镰：又叫镰刀，俗称割刀，薄而弯，轻巧而锋利，最常见的农具。

镰，又叫镰刀，俗称割刀，薄而弯，轻巧而锋利，最常见的农具。握在农人的手中，如游蛇穿梭在村庄与旷野里。月牙状的身材，盛装着乡间最婉约的意蕴，木质的手柄，是农人粗糙的手，凸显出一种摄人魂魄的力量，主宰着大地上的农事。

镰刀，是比犁还要古老的农具。最早的叫石镰和骨镰。真正的铁镰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。镰同犁一样，都是中国农耕文化的“图腾”，是农人与生存搏斗极其简陋的兵器。镰刀有不同形状。据《王祯农书》记载，有佩镰、两刃镰、镰、钩镰、镰之镰等，有揽勾稻禾的弯月形的，半月形的和长弧形的，镰柄也在一尺左右，或曲或直。“低控一钩长似月，轻挥尺刃如风”，就是对镰刀的诗意描述。民间使用割稻禾的铁镰大体有两种，一种是收割稻禾用的“禾镰”，为弯月形，镰头宽、薄而镰尾窄、厚，刃部有较细的锯齿，柄部卷成盂状，受以木制直柄；另一种则是割草或割粗硬茎秆植物的“镰刀”。较“禾镰”小，外观呈斜状梯形，直线造型为主，镰头宽大而镰尾窄紧，刃部为斜直形，宜于割断矮小或粗壮的茎条。苏北属于江淮平原，多稻谷、禾豆，故常见的镰刀均为弯月形，结构单纯，造型简约，轻灵便利，一镰在手，宛如指挥千军万马，纵横四野。

我醉心于镰刀与庄稼耳鬓厮磨的时光。每一个刈割的时节，只有镰刀才能潜入



范宏亚作品

庄稼的深处,打探泥土深处的秘密。镰刀,不只是一块冰冷的铁,在它的身上,有麦子的重量,有一滴汗水的闪亮,还有一夜的星斗与月光。我曾目睹镰刀在火中诞生的过程。它最初只是一个铁块,在烈火的炙烤与凉水的冰冻中,在铁锤的千敲万打和无数次的挤压变形中,缔造了一个具有生命意义的名字——镰刀。对于铁来说,这是一次悲壮的生命涅槃!而对于镰刀而言,一个农耕的世界站立在它的肩膀上。在它的背后,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,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农人们挥着锋利的镰刀,把日子收割。他们甩开胳膊,低头弯腰,握着镰刀在旷野里挥汗如雨,宽厚而坚忍。农人用劳动面对幸福、痛苦以及死亡。一把镰刀,就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人生。

在乡间,使用镰刀的日子总是很短。几个晌午,刚才还金色满地,瞬间便空空如也,只剩下矮矮的稻茬麦茬直竖竖地朝向天空。更多的时候,是我们在角落里审视镰刀上的日子。由生锈到闪亮,从闪亮到锈蚀。但是,总有一把镰刀,在白天或者黑暗中闪烁着逼人的寒光。悬挂在季节的枝头,在农人的屋檐下。是对日子的数落?还是沉浸在劳作的渴意中?星星点点的黄锈斑,攒集这个铁的火焰,在农事的空气里燃烧。闲置的镰刀。等待的或许是一场无声无息的消失,或者是一场风卷残云的盛宴。直到以粉身或者磨砺的过程里,化作乡间的泥土或时间的皱纹。

镰刀的前身就是打打磨磨的铁块。当它被粗大的铁钳从炉子里夹出来,迎接的是大锤小锤的叮叮当当,铿锵着乡间的梦呓。直至恢复了黑色的脸庞,峻厉而冰冷的目光,完成新生。生于捶打,活于磨砺。在一块粗糙的石块上,咿咿呀呀地,把河流放上,把乡间的日子拌上,来来回回地磨砺着。时光的碎羽、日子的秘密就在黄色的锈水中呈现。刃,是智者,在阳光照耀下,一片铁缓缓吐出内心的秘密,照亮农事和岁月深处的风景。植物们也将欢呼一片。

在乡村,一个男人是否能支撑起门楣,是看你能否驾驭一头牛,拉动一张犁或者把握住一把镰刀。我用过镰刀,在一片金色的海洋里。站在麦子中间,我竟然无法使动一把镰刀。只看见血从我的脚脖子上留了下来,应和着母亲咔嚓咔嚓的割麦声响。在麦穗翻滚的旷野里,我看到了自己的伤口,看到了麦子的伤口,还有更大的伤口悬于麦田的上空。我遐思于麦子生长的时分,是农人从泥土深处掘开大地的伤口,把麦粒

藏身于其间。风雨拷打，麦子用葳蕤的身影，金色的麦芒为大地缝补伤口。而现在，镰刀又将揭开伤口，在炽热的阳光和布谷鸟不住地啼叫声里，农人把伤口上的粮食赶运回村。麦子纷纷作偃伏状，只剩下空旷的麦地和寂寞的虫子在深处呻吟。

在老家，使用镰刀最多的是母亲，终日一把镰刀在手，割麦割草，好像拿着一根生活的缝衣针，在日子的补丁处劳作。一把把镰刀，从最初的半月到最后的小月牙，以至消失。只剩下光亮亮的木柄，带着母亲的体温与汗水，成为母亲的另外一支手臂，仍旧挥动在农事深处。只是在那黄昏的麦田里，我每看到弯腰刈割的母亲，总是模糊而又清晰。母亲，不正是一把朴素质朴的镰刀么？在岁月的旷野上把我们收割。母亲啊，就是一把最后的镰刀。

现在，我们距离镰刀很远，这大概是最残酷与幸运的折磨。在日子的角落里，你总会感觉到有一把镰刀在黑暗中与你对视，甚至在你心上轻轻割上一刀，留下紫色的红痕。我知道，无论镰刀或者母亲，会消失在风中，但她们都会成为大地上一块黑色的铁，成为岁月旷野里的一把锋利，散发出历久弥新的光芒。

犁

犁：一种古老的农耕用具，以牛牵引用于翻土。犁由牛轭、犁杠、缠绳等构成；
铧，是犁的末端部分。

陷落。坍塌。我越来越深陷于农具的落寞中了。隔着各种纸醉金迷的灯火、颓废迷茫的脸庞，红色的头发、紫色的唇，还有泛滥的吻，怀念其乡间墙上深挂着的犁铧了。这木质与泥土的武器，裹挟着大地与生命的气息，在寂寥的乡野上游走。今夜，犁，让我沿着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土地，沿着锋利走向历史的阑珊处。

乡间，无垠的旷野，作为一种古老的农耕用具，以牛牵引用于翻土、直立行走的犁，这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农具，中国农耕文化的活化石，划出一道历史的

光芒。追溯犁的前身,它的乳名叫做耒耜。耒耜,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,形如木叉,上有曲柄,下面是犁头,用以松土。据传由炎帝首创。《易·系辞下》载:“神农氏作,斫木为耜,揉木为耒”。《说文》中云:“耒,手耕曲木也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天子亲载耒耜”“耕者忘其耜”“纵有健妇把锄耜”。犁的历史悠久,它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风雨历程。据悉,我国春秋时期就开始用牛拉犁耕田。

在人类还不能真正挺起腰杆走路时,犁,只能借助自然的造化,向山石要锋利。石犁,是他们最早的农具,接着是木犁、铁犁。人类在匍匐行走的时刻,似乎就读懂了大地的重量。在笨拙地膜拜之后,从直立行走的直辕犁,到今天我们常见的鞠躬尽瘁的曲辕犁。

读犁,“利”下面是个牛字,注定牛是大地的服役者,成为大自然里最重要的开拓者;是牛一生的追随者。犁由牛轭、犁杠、缰绳等构成;铧,是犁的末端部分,是进入泥土的铁,是解剖田地的手术刀,人类伸长的手臂,一双在泥土里刨食的筷子。

当我们在记忆的深渊里解读犁时,我们不能不崇敬我们的祖先。犁最智慧的地方,一是犁壁,即安在犁后面立起的铁片,光滑有斑纹。犁壁有单面、双面之分,单面可向一个方向翻土,特别适合不需开沟起垄的水田,而双面犁壁则可同时向左右两面翻土。这样,耕犁的功能除了松土外,还兼有翻土、碎土的性能。另一是扶手,倒“丁”字形的扶手,经年与农人并肩作战,驰骋在大地的战场上,把粪土、种子埋在土里。粗糙的木器已深深烙上农人的手纹,光滑,闪亮,汗水浸过,岁月泡过,带着农人的体温,融入原野的命脉。

犁,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两个词语:“犁旦”“犁明”。天将亮未亮之时,又被称为“犁明”,即“黎明”。犁田的农人,日出之前就已开始劳作,故“拂晓”也被称为“犁旦”。《史记·南越尉佗列传》:“犁旦,城中皆降伏波。”人类的日子不正是犁翻开的么?

犁是让人尊重与敬畏的。不要小觑这木与铁的组合,如果把农具排行的话,犁应为农具之首。对着土地佝偻身躯,不是软弱,不是屈服。那是对土地的虔诚,膜拜对农人的坚贞。它耐苦、执著和坚毅,像动物界中的老虎,一旦拉到旷野,就是它驰骋的天下。荒芜的田野上,犁,一支如椽的大笔,在农业的稿纸上写下春华、秋实。

当夜色渐浅,晨光未开之时,大地一片寂渺。农人已打开夜色的大门,走向旷野深